



















年年今日，思念起恩来同志这位万人爱戴的革命家，都不禁恁然泪下。回想当年，噩耗传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失声痛哭。此情此景，到现在还使人心酸。我当时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资格参加党内追悼会，是一大憾事。读到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那种悲怆的情绪，到现在没有消完。

恩来同志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使得大家这样爱戴？有人说，他是一位军事家；有人说，他是咱们的总理，外交部长，政府的首脑；有人说，他是咱们党的领袖；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诗人，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文艺组织者。这都是对的。可我还要补充一句，他是一位最受人——最能爱人，也最会爱人的伟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一致承认，他是一位最严厉的人，同时又是一位最使人感到温暖的人。恩来同志对工作的要求是那样严格，非常严格的，有时候到了严厉的地步。不论在工作时间上，在工作作风上，在工作情绪上，工作效果上，他都是非常严格的。可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丝毫都没有害怕的念头，反而觉得他可爱可敬。有时候受到了他的责备，也不觉得难堪，反而觉得舒服和感激。那么，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使他能够把两种矛盾的东西那样美妙地结合在一起呢？

我确实这样想：他是不是对于某种专业有什么偏爱？他对那种对别人的爱是毫不差别的？后来我又把自己的想法否定了。我也曾经想过，他那种对别人的爱是是否否古语所说的：“爱人以德”呢？

# 思念恩来同志并想到“爱心”

——《广语》第三十三

欧阳山

这句话也许有点近似，可终于未能惬意。

恩来同志接触的人是很多的。政治、军事、科学、教育、文艺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外国人。我能够亲身观察到的，只是他接触的一些文艺界朋友。开头我也有过他对于文艺界的朋友存在着某种偏爱的感觉。后来，别方面的朋友告诉我，他对于科学方面的人也同样爱得很深。

记得皖南事变以后，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疏散文艺界朋友的工作。当时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去香港，一条去延安。当我决定去延安的时候，恩来同志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要下定足够的决心。”过了两个月以后，局势更加恶化，去延安的路已经中断，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仍然坚持去延安。恩来同志有点严厉地对我说：“你要下更大的决心，准备迎接更大的困难。”并且交给我一笔港币，准备局势一旦发生突变，和八路军办事处处去联系，我就要自己撤退到香港。又过了一个月，最后一队去延安的军车准备出发，恩来同志又在曾家岩非常严厉地对我说：“这回你要留长胡子，化装成40多岁的一个军阀，还要学会几句湖南话。你不但要有足够的心，还要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觉得没有信心，或者信心不足，你还可以选择去香港。”出发之前，有一次在红岩嘴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问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 毛岸英和记者

田方

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延安以后，毛主席曾要他到横岗村农家菜园学习农业劳动，这是很多人知道的事。但是，在毛岸英去农村之前，毛主席曾要他向新闻记者学习的事，却鲜为人知。

那是1946年3、4月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会议在延安召开，参加会议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组住在南关外延福里一家小旅店。一天早上，一位身材高大，背脊行囊的青年，手持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兴冲冲地来找解放日报记者组。组长接待了他，经他说明来意，才知道他当年1月刚从苏联学完回来，最近又适逢召开边区会议。他从解放日报上读到一些新闻报道，却很理解。比如：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是绥德、米脂的进步绅士，什么共产党干革命，还要吸收封建地主阶级分子出来当的绅士参加领导呢？

看来，最能爱人，也最会爱人的恩来同志并没有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爱，同时他的爱不是空洞的博爱，是有边界的。那界限就是：“给人民做事。”

近来，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屏幕上，收音机里，都经常听到或者听到“爱心”这个词。这个词儿在台湾、香港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常使用，听起来也不奇怪，因为它好听，跟博爱一样好听。但是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忽然流行起“爱心”来，那就有点奇怪了。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相信真正的焦大决不会爱林妹妹。但是有些人偏要说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焦大一定会爱林妹妹，甚至还会爱宝姐姐。我完全给弄糊涂了。我捉摸，能够对所有人无所不爱，当然是好事。可是：你会爱抚了你的钱包的扒手么？你会爱行凶抢劫的强盗么？你会爱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么？美国兵会爱巴拿马的人民么？或者反过来，巴拿马的人民会爱美国兵么？……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为什么建立“三三制”政权？为什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什么叫“精兵简政”？什么叫整顿三风？什么叫大生产运动？……

毛岸英不懂，向他父亲请教。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当然没有时间和他详细讲解，于是，就让毛岸英去问正在会上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组。

这没问题，现今的当代人也许多不少人还不了解，但是作为40年代延安的新闻记者却是我小小年纪，刚从国外回来，懂得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形势，怎能对外国记者随便发表谈话！

于是，毛岸英就和记者们同吃、同住、同采访、同学习。几天下来，他的笔记本写满了丰富的内容，和记者们相处得日益亲密起来。那个年代，作为解放日报的记者，听毛主席报告，向毛主席采访，和毛主席握手，都是很自然的事；比我们的年龄还小三、四岁的毛岸英，相处得更随便了，加上他为人朴实诚挚、平易近人、热情友好，我们彼此之间很快就熟悉了，也是从中午餐和西餐、馒头和面包的异同，苏联人民的友好相处，日常生活，谈到我们怎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谈到我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不饮酒，不唱歌，不算到苗寨。

在黔东南苗寨上寨，我领略到苗寨的坦城、歌的深沉。

踏着夕阳迎着郎德寨，未闻人声，先嗅到酒香。几声浑厚的土炮轰鸣，一阵辛辣的火药味儿飘过，人和酒一起出现——身着盛装的苗家少女手捧陶甬酒碗守在寨前。敬拦路酒，苗寨迎客的第一道礼仪。酒是包谷酒，醇香清冽，敬酒者脸上挂着天真的微笑。十二道拦路酒，前面是扁平的陶甬，后面是硕大的牛角，真让人又喜又怕。只要怀着坦城遇上，去，便感到一种理解——酒碗是微倾倾斜斜由你的嘴掌握着，适可而止，绝无“灌”的意思。不过，防人匪夷所思要受到特殊“照顾”。至于不懂规矩，接过酒碗者，一定要全部喝完，不然是进不了寨的。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 郎德酒歌

刘德伟

苗之谓“打伙”酒。饮此酒之后，双方必须克制，否则于己不利。建房酒——郎德人建立家业不可缺少的礼仪。欲在某地建房，先从该处取一团泥巴，放在酿酒的土坛内，以酒成与否作为能否在此地建房的依据。立房当日，由寨主师师向东方祭鲁班。祭毕，人又喜又怕。只要怀着坦城遇上，去，便感到一种理解——酒碗是微倾倾斜斜由你的嘴掌握着，适可而止，绝无“灌”的意思。不过，防人匪夷所思要受到特殊“照顾”。至于不懂规矩，接过酒碗者，一定要全部喝完，不然是进不了寨的。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7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

酒是苗族人生活的血液。婚嫁嫁娶那样的隆重面目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寨家大开眼界。“打伙”酒——郎德人处理是非角

酒，老着起身，双手举杯，唱起了抑扬顿挫的酒歌。同行的一位布依族汉子为我们翻译，歌词大意是：“我们寨子里有一种鸟，是真正的朋友来时它叫。我们苗族有辛酸的历史，谁保护我们，谁欺负我们，我们心里知道。你们是真正的朋友，是最尊贵的客人。我们没有好饭菜招待你们，就请多喝上几杯酒吧。我喝不下去了，再唱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老着歌罢，客人喝下了碗里的包谷酒，抬起头互相凝视，都已泪流满面。

离开郎德寨，我翻遍寨里的留言簿，看到一位瑞士客人写下了这样的话：“希望你们长久地保持这种古朴的生活习惯，并且不因旅游业的发展而改变它。”我想，他大概也听到过老着那动人的酒歌吧。

到郎德寨当日，夜幕降临，我们应邀到一老着家做客。窗外传来女孩子的歌声，好耳熟，是苗语《济公传》。老着说，前些年大学生来寨里上课，教孩子们唱流行歌，还一块儿跳迪斯科。歌声渐渐远去，真主频频举杯。喝过交杯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忌，广州。